

我家老屋有个园子，一年四季既能闻到花香，又能品尝到新鲜的水果，这全是母亲的功劳。

那年，母亲说我们有园子，为啥自己不栽树呢。她说到做到，抽空到外地跟舅舅要了一颗杏树苗。冬天气候冷，母亲就用塑料裹起来，给它穿上棉衣。两三年后，母亲开始修剪枝条，喷洒农药，这些活她一定要亲能干，害怕我们不小心弄坏。

阳春三月，杏花开得粉嘟嘟的，似一位含羞的少女，蜜蜂往来飞舞，使人经不住想起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妻子被这美景陶醉，拿出手机拍照。树上是接杏，皮厚、个大、味美是稀少的优良品种。在树中央，母亲嫁接了一株毛杏枝，树上果实更多了。七月初，杏子摘了一大竹篮，自己吃不完，我让女儿到马路边卖，每斤5元还供不应求呢。杏花刚刚开放时，会突然刮来冷空气，母亲就在树下燃起柴草，预防霜冻。现在树长成碗口粗了，翻修房屋被遮挡，父亲建议要把它截了，但母亲执意不肯。每年，我都邀请孩子的姑姑、姨妈、表弟，来品尝杏子，我还带一些到单位让同事们分享。

我在路边捡到一株小树，打算拿去喂羊，母亲一眼就认出是李子树，她要栽到园子里。我说这么柔弱，怕活不久，母亲却摇头：“只要操心，肯定没问题。”她给树苗搭了个支架以免被风刮倒。一次回老家，见母亲躺在炕上，炉子上熬着中药，问怎么回事，她告诉我是关节病犯了。我信以为真，后来才知是母亲撒了

母亲栽树

文/李成林



谎。那是一个夜晚，电闪雷鸣，母亲摸黑去扶小树，不料绊倒扭伤了脚，床上休息了一个月才痊愈。这种李子果汁多、表面色泽光亮，是同类中的精品，贩子争相收购。

有一年，树缀满花蕾，不到半个月，枝上结了不少小果果，我喜滋滋地说：“今年一定是个大丰收。”没想到，母亲踩着凳子，把

过手臂扬起落下，深入泥土，挺进春天的深处。粗壮的一端，有硬质的柄，负责深掘细刨，剖开生活希冀的内核，而细腻的一头，有着玲珑挺拔的腰身，负责加压平衡，展露土地的真容。

我曾目睹也亲身经历过无论是寒风呼啸还是烈日当头挥镐劳作的场景：沉重的镐头在坚硬的粪堆上凿下去，仅在表面留下一个白点，再一镐下去，才裂开一丝细纹，再用力粪块才会断裂。迎着金色的阳光慢慢后退，笔直的旧垄在一镐一镐的碰撞中一分为二，汗水沿着脸颊、顺着胸膛肆意流淌，一颗颗汗珠在阳光下闪亮，宛如一枚枚饱满的种子落在松软的泥土里，让粒粒种子孕育、长枝、开花、结果。每一位农人与镐都情同手足，所以一旦埋头干起来，步调一致，一镐一镐是对大地的执著，用原始的力气拥抱原野，用奔腾的激情拥抱生活。

苦闷的劳作之外，农人不敢有一丝对镐的蔑视与怠慢，若镐头松动，镐把末端裹上胶皮或破布，插入木楔，紧紧套牢，每次使用之前都用水浸泡一下，木胀且牢固。使用完毕切不可随意丢弃，都是通落或用小棍去掉镐面泥土，在屋檐下悬挂起来。

简单往往包含着应用之广，铁犁翻地地而直，可到了地头或遇短垄一筹莫展，镐头适时大显身手。所以，一个没有镐头或者没有一把合格的镐头的农家，断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户。

现代农具的登场使得曾经辉煌一时的镐躲在仓房的一隅，这是一种暗示，也是一种象征，承载着曾经的繁华与今日的萧条，在时代更替中悄然让位，但它存在过、奋斗过。

一把把曾演绎过光亮和鲜活的镐头，在岁月的更迭中渐次斑驳起来，却不是记忆的断裂。记忆的标本曾虔诚地面对生活，在昨天，你我他，手握镐头在田间劳作，这场景温馨而入心。

地。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经过的大多数地方，竟然是瓜果飘香，绿树成荫，玉米杆上结着硕大的玉米穗，成片的蔬菜翠绿可人，大片的青稞郁郁葱葱，远远地望去，竟是和内地无甚差别。更令人惊喜的是水果分外的甜美，品质比内地更上一个等级。以至于患有糖尿病的老公，吃得欲罢不能，回来后血糖直线上升，竟然去住了一个星期的院，血糖才趋于平稳。但是

美，宛如仙境。扎尕那有四个藏族村落，散布在四面环山的山谷中，这里的最高峰有4500米。在扎尕那景区的北面，是巍峨恢弘，雄伟壮观，璀璨生辉的光盖山石峰，古称“石镜山”，因灰白色岩石易反光而得名。东边耸峙竖立的俊俏岩壁，凌空入云，云遮雾罩。

到了主景区，首先看到的是景区四周的高耸入云的山，这些山峰都是峭立的，有着尖尖的顶，岩羊也很难爬上去，像极了外国童话中的石头城堡，怪石嶙峋，但是观赏性都很强。高高的山

小果果摘了许多，只剩下稀稀疏疏的一些，她自有理由：“不然会累死树。”的确，这年李子不仅大而且蛀虫也少。为让树长筋骨，母亲在树下埋了农家肥和二胺。李子熟了，她不多吃，认为伤肠胃，女儿纳闷道：“奶奶，您没文化，咋知道的这么多学问。”可惜的是，李树染上一种病，叶子泛黄，枝条慢慢干枯了，母亲喷药、又咨询果树行家，但依然没能让树焕发生机，母亲为此遗憾了好几天。

母亲栽的第三棵是枣树。一次，母亲领着女儿到姨妈家，中午女儿却去偷吃邻居大枣，被人发现弄得姨妈奶奶很尴尬。女儿却诉苦：“我爱吃枣，妈妈却怕乱花钱不给买。”女儿的话触动了母亲，她独自爬上崖畔去挖岩缝里的枣根，手背刺破流了血。枣树耐寒，母亲就把挖来的根茎栽在土台上，任其自然生长。

秋天除了晒些干枣，母亲找来瓷坛，装入精品红枣，喷上白酒，酿成香甜可口的酒枣，过年取出来让客人尝一尝。院子西面盖了新房，母亲就在旁边栽了丁香，花开得很艳丽，女儿常在它的下面背课文。

母亲栽树上瘾了，都对树有了一种情结，反复念叨着还要栽花椒、葡萄和无花果，她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了，其实她都八十岁了，我内心顿时一阵酸楚。老屋的这个园子，园子里的那一株株树，在我的记忆里是永远不会褪色的，因为那里有母亲浓浓的爱。



母亲的春耕

文/梁惠娜

不经意间，燕子开始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说着悄悄话，母亲探起身，抬头望，眼里流露着惊喜，自言自语地说：“春天来了呀！”

春天来了，母亲要开始忙碌了。勤劳的母亲一年四季都是忙碌的。不同的是，她在春天里做的事情充满了春意，带着浓浓的春天的气息。

春天到了，母亲要种花生。

田野上，柳树抽芽，草儿新发，溪水初涨，鸟儿欢唱。母亲扛着锄头走在春意盎然的田野上，她的笑脸像一朵绽开的春花。她来到田地上，挥动锄头，掘地翻土，清理杂草，挖坑，放种子。母亲用一个小簸箕装着预先准备好的花生种子，左手托着，弯腰成半驼背状态，右手抓一把种子，往每个坑洞里放置三颗种子，一边放一边向前移动着脚步。母亲放种子的动作麻利飞快，很快便把种子放完了。再把土盖上，花生便种好了。

再过几天，下过一场春雨，花生种子发芽，便齐刷刷地从土里拱出来，嫩绿嫩绿的，煞是好看。母亲像诗人，她以大地为纸，用锄头作笔，书写出一首清丽的诗。

种好了花生，母亲又忙着种菜了。

母亲来到菜地上，翻地松土，清理杂草，起垄做畦，把菜地分隔成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等不同形状的小菜畦。母亲在长方形的菜畦上种上韭菜和空心菜。在正方形的菜畦上种上紫苏。在三角形的菜畦上撒下西红柿和玉米的种子。还在菜畦靠近边处用竹条搭了一个架子，撒下了黄瓜和丝瓜的种子。最后，轻轻地浇上一遍水。忙完这些，母亲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心满意足地笑了。

每个春和景明的日子，母亲都会来到菜地上，浇水，施肥，除草。当春天的列车愈驶向时光的深处，母亲的菜园愈发变得生机盎然。韭菜、空心菜绿油油的，紫苏茂盛得像一团紫色的云霞，玉米像挺拔的少年意气风发，西红柿枝头挂满了喜庆的小灯笼。绿色藤蔓爬遍的瓜架下，垂着一条条翠绿的黄瓜和丝瓜。母亲的菜园，引得蜜蜂和蝴蝶纷纷来作客，热闹非凡。因为母亲的辛勤劳作，让我们能吃到最新鲜水嫩的春菜。母亲像画家，她以菜畦为宣纸，用自己勤劳的巧手，画出一幅五彩缤纷的水彩画。

春天是野菜疯长的季节，采野菜是母亲在春天里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野外，长满了鲜嫩的荠菜。母亲空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挎着一个篮子到田野上采荠菜。母亲摘来的荠菜，熬成鲜美的荠菜粥，真是美味可口，还带有一股清香味。

河堤、阡陌上，脆嫩的马齿苋仿佛匍匐前进的野行军般浩浩荡荡地生长，长成郁郁葱葱的一大片。马齿苋也是母亲常采的野菜。母亲将刚采的马齿苋洗净切段，在开水里烫一下沥干，然后加入盐、酱油、辣椒油，拌匀即成一道美味的凉拌马齿苋。

每年春天，母亲都到田野上采田艾，然后用田艾做一种家乡的特色小吃——田艾粿。母亲将采回来的田艾晒干，搓成田艾绒，再将田艾绒煮沸，加上糯米粉搓成皮，然后包上用花生、芝麻、陈皮、猪肉、萝卜干等做成的馅，再将田艾粉皮合起来，包成圆形或桃子形，再用新鲜的芭蕉叶包垫起来，放进锅里用武火煮熟。蒸熟后的田艾粿油黑发亮，又暗透着田艾的绿光，拿一个剥去叶垫咬一口，各种馅的香味加上田艾的清香，令人顿觉满口生香，真是人间美味。

母亲还会采来水芹菜、马兰头、灰灰菜等，然后变着花样地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包饺子、做春卷、煎春饼，等等。在春天的暖风润雨中，吃着母亲采的美味野菜，仿佛拥有了整个馨香的春天，滋味难忘。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在母亲的春天里，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给我们编织美好温暖的生活蓝图，让我们的春天繁花似锦，幸福悠长。

手握镐头

文/李勇



无数次梦境里出现熟悉的情境：手握镐头，站在菜园口，掌心里淬一口唾沫，双手摩挲，镐把传递着我的体温 and 激情，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牯牛一样躬身，将土地细细翻腾一遍。

镐头是农人一生不可分离的农具。掘土、背地、挖坑、整墒，无所不能，几乎与土有关的事务，镐头都积极参与。大小不一的镐头，既在邻里乡亲盖屋垒墙中和谐了乡邻关系，也直接拉近了每一个土地上出生的男女和土地之间的距离。

镐头，以用途不同可分为尖镐和平镐，尖镐又称十字镐，一头尖尖，一头扁平，常用于刨硬土、冻土、石块、树根，平镐则用来耕垦、刨地。

一块扁而宽的铸铁，尾端留有套把的方孔，略微翘起，拙朴而率真，套上耿直而修长的柞木把，就构成了农家看似简陋却能劈月斩日的舟楫。本为钝铁，经烈火淬炼，与木把完美衔接，通

游记之甘肃篇（一）

文/张惠娜



7月14日，我们到了甘肃的扎尕那景区。扎尕那位于甘南地区的东南部，属于迭部县。扎尕那是藏语，意思为“石匣子”，这里现在是国家地质公园，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三大地形交汇处，景区总面积376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声名远扬的景点，事先在网上查到，说扎尕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是中国的小瑞士，是上苍赐给人间的一块圣地，是人类最后的一片净土。扎尕那的地形就像一座规模宏大的巨型宫殿，又像一座天然岩壁构筑的一座完整的古城，山势奇骏，云雾缭绕，景色优